

# 萤火虫和白月光

——谨以此文，送给所有在寂寞中徘徊的孩子

你妈的老家是个穷乡僻壤。

自年幼时，秦喻双就一直听父亲这样说。其实，当她真正来到这个地方时并没有这样想。

秦喻双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，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城，又倒了三个小时的长途，来到了这个所谓的“穷乡僻壤”。

下了车，跟在来接自己的舅舅身后，走在曲曲折折的小路上，抬起头到处张望，觉得有点目不暇接。

芦苇，好多的芦苇，就在他们身边，在湿漉漉的小路两旁，随风轻轻招摇，一片洁净的白色，茫茫看不到尽头。喻双恍惚中觉得自己来到了课本中遥远的白洋淀。

似乎走了很久，可以看到一个小村子，进了村，才发现并没有多少走动的人。刚下过雨，脚下的青石板被冲得光亮，空气中那股泥土的气息尚未完全散去，就已有些老人，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，等着晒太阳。

似乎，城市化的进程并没有对这里产生多少影响，这里的瓦房依然很矮，厚厚的木板门依然很旧，朝北的墙壁上，灰白色的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，更有甚者还覆上了一层油油的青苔。喻双看到许多妇女，都喜欢坐在自家的门槛上，用脚下大把的苇秆，悠悠闲闲地编着席子，那质地看起来光滑又柔软。舅舅告诉喻双，这些席子，是可以拿到集上卖的。

终于，七拐八拐，来到普通的一户门前，这大概就是住的地方了。舅舅边开门，边回头对喻双憨厚地笑：“先将就着住吧，这里不比大城市。”喻双也笑，静静摇摇头。其实，除了有丝荒凉之外，她还未发觉有什么不适应，甚至，还有些向往。

家是没有了，但学还是要上的，闲适的日子没过几天，舅舅便迅速的帮她联系了学校，是镇里唯一的高中，离这个小村不算太远。不过，教学条件和之前相比，可谓相当的差，那个一口乡音的老头所教授的知识，让自幼聪颖的秦喻双觉得太过简单，简单到让她来这第一场考试，就轻轻松松拿了第一。

这所学校有张榜的习惯，秦喻双还记得那个傍晚，她站在那个木制的宣传栏前找了好久，眼都花了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名字，偶然一抬头，居然发现自己竟是第一个，用大一号的字体特地列出来：第一名，秦喻双。

果然，和以前相比，大不相同了。

可能，只是自己基础好吧。秦喻双听到身旁女生的低声议论，无奈地想。其实，比起坐在那褪漆的课桌前，她更爱那片芦苇地，那是一种近乎于梦幻的飘渺。

秦喻双不是个木板的小孩，就算身处新环境，她依然有自己的主张，比如说自习课。

自习课，喻双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作业上，经常地，她会开溜，背着那个黑色的单肩包翘课，她喜欢那片芦苇，那如云朵般朦胧的芦花。而老师，碍于她的成绩和身世，多半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

不会约束她太多。

有一天。

下午又是两节自习，秦喻双一路小跑着下楼，很庆幸，这种落后的学校是建不起高围墙的，也不可能有铁冰冰的电动栅栏，只要一出教学楼，便是另一番蓝天了。经过长廊时，和一个男生擦肩而过，这本不是什么稀奇事，蓦地，他居然叫住了她：“喂，秦喻双！”

没有任何预警地，秦喻双吓得一个踉跄，跌跌撞撞回过头来，两眼直勾勾地放空。

那是一个高高的男生，脸膛黑黑的，白色衬衣折射出的阳光让喻双一瞬之间晃到了眼睛。他同样望着喻双，眼神笃定得吓人：“那个第一名，我会拿回来的。”他一字一顿：“记住，我叫杜明月。”然后，利落转身，头也不回的走开了。

杜……明月……秦喻双一时有些恍惚，是他吗？喻双记起来了，她的确见过这个名字，就在那张红榜上，紧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，叫做，杜明月。那个傍晚，她听到身边的女生，以一种惊讶的语气在议论：“天，杜明月这次没考第一呀，差了好多分呢。”“是啊，他不是一直都第一名吗……”……

原来，这就是杜明月！一个男生！秦喻双不禁又回想了一遍：一米八的个子，黝黑的皮肤，利落的小平头，朴素的校服下正好衬出了一双宽厚的肩膀……秦喻双莞尔一笑，这个男生，蛮有意思的。不过，似乎没什么关系吧，对自己来说。

这个村子有许多的泥潭和湿地，里面，长满了芦苇。

城市里，是没有这种纯洁的美好的。

站在快和自己一般高的芦苇，她太沉醉了，想要把它们留住。

黑色的单肩包很轻，里面其实只装了一本软皮素描簿，还有一把参差不齐的铅笔。从 4H 到 HB，到 2B，到 6B，秦喻双将其视为家当。

明确了，喻双翘课的目的，只是为了写生。她席地而坐，用一种沉默而又深刻的方式，记录着内心深处的神往。

四周的光线渐渐变暗，太阳紧贴地平线了，不知不觉，就已经画了很久了。喻双揉揉微酸的手腕，懒懒打着哈欠，眼睛有种涩涩的疼。

“原来你翘了半天的课，就是在干这个啊……”身后忽然响起另一个声音，喻双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。

这声音，粗粗的……沉沉的……很熟悉。

回过头去，果然。

“杜明月，怎么是你？！”秦喻双的声音有丝发颤，脸颊绯红一片。这家伙……怎么跟踪她？！

粗线条的杜明月没有发觉此刻女生那怪异的表情，径自走上前去，俯下身来看她膝头的画册，上面是清一色的芦苇。

“唔？你会画画啊……你喜欢芦苇吗？”杜明月似乎有种莫名的欢喜。

秦喻双不禁纳闷，这家伙的态度怎么变得那么快，多像是川剧中的变脸啊……

手中的笔继续涂抹着，没有停留。

“嘿嘿，秦喻双，我也喜欢芦苇呢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不跟你抢第一了，但你要教我素描。”杜明月盯着画册傻笑：“我们村没有会画画的人，你教我画画，我带你去找更漂亮的芦苇。”

原是这个缘故，秦喻双不由一笑，这个杜明月还真像个小孩子。不过，这样也挺好。“嗯，我教你”秦喻双略一点头，没想到，遇到了一个同道中人，教这样的人画画，一定不会无聊。“不过，你居然喜欢美术，真是……想不到。”秦喻双觉得，这样的男生，应该去篮球场才对。

“像你这样的旷课生居然考第一，我也想不到。”对方毫不示弱的接了一句，两人略一相视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有风吹过，轻轻的，凉凉的，秦喻双理了理纷乱的鬓角。杜明月顺手抽过了素描簿，一页一页翻看起来，每幅景色的时间都不同，有清晨的朝阳，有黄昏的归鸟……不难看出，画册的主人来过很多次了。

“我说，你这是跟谁学的？”杜月没抬头，依然在静静欣赏着，只是顺口一问。

“我……我爸爸。”

“哎，你爸也会画？”

“嗯，他是画家，但不出名。”

“哇咧！是画家，很厉害呀！他在哪？他来了吗？”杜明月又开始兴奋了。

“他死了。”秦喻双的声音淡淡飘出，不带任何波澜：“他溺死了，在一个醉酒的午夜。”

“呃……”杜明月，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，半天才发出一个单音：“我……对不起……我不知道……我真的是……我没有……”他慌张的要死，他感觉自己像是触碰到了别人的伤口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秦喻双的反应依然平淡，她扭头过去看着远方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一阵沉默。

杜明月真是后悔的要死，他这张臭嘴！或许他一开始就不该跟来，但他当时只是单纯的好奇，好奇这个夺走她第一的女生究竟要去哪里，可是，如果他不来，又怎么知道这有个美术高手呢？也就不会发现一个可以教自己画画的人了。

画画……对了，他终于找到一点话可以说了。

“那个……秦喻双，这本册子里，我没看到有夜晚的芦苇地啊，你没来过么吗？”他咧开嘴笑，仿佛已经知道了答案。

“晚上？”秦喻双困惑：“晚上太黑，来看什么啊？”

“嘿嘿”杜明月笑得更加灿烂了：“晚上的芦苇地也很美啊，我知道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带你去看好不好？”

很美的地方，夜晚的芦苇地吗……秦喻双的眼睛一下子被点得雪亮：“那我们今天去看吧，杜……杜明月。”

今天……杜明月一回头，发现太阳已经没下地平面了，仅残有一点余光眷恋着大地，果然，夜晚快降临了。

他悄悄打量了一下秦喻双，这个留着碎长发，穿着白色长裙的女生，骨子里似乎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胆小柔弱啊。

哎，真该死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回家一定会被老妈扒下层皮的。  
这丫头……她家人不担心她吗？

算了。看着秦喻双一脸的期待，杜明月无声叹了口气，就算是“舍命”陪君子好了。

“那，动作要快了，路不算太好走哦。”杜明月直起身来，低头拽了拽衣服，看着秦喻双麻利的收拾好东西。

“走哪里呢？”秦喻双轻轻地问。

“这里。”杜明月找准了方向，用力拨开了面前的芦苇丛，一回头，发现秦喻双站在自己身后，目瞪口呆。

“快过来啊。”他狠狠地压着芦苇，对喻双喊了一声：“是我自己发现的地方，也只能这么走咯。”然后一闪身，钻了进去。

要这么走啊……秦喻双捏了捏裙角，紧张地跟了上去。在芦苇地中穿梭，生平以来第一次啊。

有穗子不断地抽在自己脸上，微微地疼，秦喻双走得不快，脚下一片泥泞，她怕摔跤。抬头使劲望，发现杜明月已经在远远的前方，一片茫茫中，他的背影若隐若现。

“我说秦喻双你快点呀，放心，没有蛇的。”

“没有蛇的……”

“蛇的……”

空阔的天际间，处处回荡着这样的声音，显得清脆好听，秦喻双轻咬了一下嘴唇，快步跟了上去。

秦喻双是路痴，她不会分辨方向，只好紧跟着杜明月，生怕迷失

在这片无际的苇丛中。

银色的月亮也已经爬了上来，不知走到了哪里，秦喻双的心里不禁有些发毛。“还有多久啊，杜，杜明月。”她忍不住喊了一声。

没有回音。

她一抬头，看到前面的少年轻轻一跳，一下子消失了。“到了。”那声音又响起来：“已经到尽头了。”

秦喻双费事地拨动着面前的芦苇，可算钻了出去。

面前，是一片椭圆形的空地，也不算很大，秦喻双目测了一下，比不过半个体育场。

但是，在芦苇的环绕下，真的有一种宁静的安全感，这片空地，极像是一个小小的摇篮，荡漾在芦苇纯白的怀抱中。

月亮又升高了一段，朦胧的光柔和地洒了下来，为它镀上一层银色的霜。

“好美。”秦喻双轻喃：“好美啊。”

有夜风袭来，递来远处丝丝清香，是水波与植物的味道。

“呼呼，当然要美。”杜明月笑得一脸成就感：“是我发现的地方哟！小时候有次迷路了，就这样误打误撞找了过来，这是我的芦苇乡呢！”

杜明月兴奋地手舞足蹈，站在前面自说自话：“再过一会，就有萤火虫飞起来了，四周都漂浮着莹莹绿光，一动一动，可漂亮了！对了，秦喻双，你一定喜欢萤火虫吧？”

“不……不喜欢。”声线有丝波动，哽哽的。

杜明月察觉到什么不对，回过头去。

大滴大滴的眼泪，滚滚而落。秦喻双弓着腰，深深埋下头去，无声地哭了。

“喂，怎么了？”杜明月害怕地跑过来：“哪里不对？别告诉我你怕黑啊……说话呀，秦喻双。”

他使劲在她眼前挥手，但女孩的泪水断线了一般，止也止不住。

“画过，这种场景，爸爸……爸爸……画过。对……记得……家里也有一幅……有一幅这样的画。”

秦喻双开口说话，内容绊绊磕磕：“妈妈……最喜欢的画……是这一张……”

呃？什么？杜明月傻傻扶住她，什么都听不懂，只是看着这个女孩，哭得那般狼狈，单薄双肩耸动着，眼神中浸满了忧伤和无助。

俄而，秦喻双抽咽了一会，终于停下哭声，她红着眼看他，不好意思地吸了吸鼻涕：“很奇怪是不是？我突然间只是有些怀念。”“那…你在怀念什么？”杜明月忐忑不安的问道。

或许，这种问题有点不合时宜，但他还是按捺不住自身的好奇，虽然只有半天的接触，但隐约中觉得这女孩有许多奇怪的地方。

比如，她爸的死，她妈妈呢？为什么这么晚了，还让她一个人在外面……

秦喻双懒懒躺了过去，视线的另一端，是满天繁星，她说：“杜明月，过来看星星，过来看星星，给你讲个故事……”

这里是喻双母亲的老家。

许多年前，母亲在这里长大，喻双的母亲，在这片无瑕的世外桃源中，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，也滋生过许许多多小小的憧憬，或许，她应该留在这个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，闲淡过完一生，但是，她偏生又遇到了父亲。

年轻时，父亲也算是个英俊男子，经常背起画夹，天南地北的四处写生，然后，在这个小村子里，被一个女子用目光锁住。

她看着他穿着空荡的白衬衣从自家门前走过，看着他站在广阔的芦苇地中冥冥思索，看着他消瘦的右手凝神执笔。看着他以平和的眼神，从清晨一直勾勒到黄昏……喻双不禁推想，母亲定是在那一刻，在那些许许多多的一刻中爱上了父亲吧。这样一个心地纯洁的女子，一旦爱上了，便注定是一番轰轰烈烈，为了心爱的男子，只念过小学的母亲决定背井离乡，去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大城市，在那个民风保守的小村庄里，曾经是天大的新闻。

可是，年少时的梦想，终究不能拿来当饭吃，纵父亲才华出众，但在那个灰暗的艺术团中，过得也是相当的坎坷，终日守在那个简陋的画室中，让劣质的香烟一点一点熏黄了手指。

终于，母亲那单纯的梦，在这繁杂的城市中，彻底的打破，碾碎，散在泥土中，无法寻回。

自喻双记事起，母亲便一直是淡漠少语，冷冷看着醉酒的父亲又一次地踉跄回家，而对身侧的小女儿，也并没有流露出多少的温情。

终于，到了那个午后，喻双记忆中最痛楚的地方，在那个飘细雨的午后，母亲走了，走之前，她低头为喻双理了理衣服，一瞬之间，喻双的前襟蓦地浸湿了一片。母亲走了，如丝的细雨中，她的背影模糊又寂寥。

或许，在巷子的另一头，会有另一个人等着她吧。

母亲走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拿，除了一张画。

是父亲很久之前的画，上面是夜空下的芦苇地，同样还有幽幽的萤火虫，这是……母亲最喜欢的一幅画。

曾经，母亲走了，留她一个人守着空荡的家，母亲走了很远，没回到她儿时的家乡，现在的秦喻双，投奔了常年在外面跑运输的舅舅，却依然是孤单一人。

“所以啊……我总说，我不喜欢萤火虫，因为她们的光，太孤，太冷，太微茫……或许，是她们自己，太过悲伤……”

秦喻双看着夜空，一脸的迷茫。

“秦喻双你傻呀！”身旁的杜明月一骨碌翻过身来：“萤火虫的光怎么会悲伤呢？她们的身后有月亮啊！”

“月亮……？”

“是啊，萤火虫的光的确很小很苍凉，但当她们飞累了，飞倦了的时候，身后总会有一片月光帮她们照亮，你说她们怎么会孤单呢？！”

杜明月毫不间断地大声吼道，因为太过着急，而憋红了双颊。

“月亮吗……”另一侧，秦喻双竟愣住了，她那一向忧伤的眸子，正空空出神……

萤火虫的背后，有月光啊……

这些年来，她一直沉溺在自己的悲哀中，从未回过头去，去寻找那一直都在的月光……

只是，是未寻找，还是未寻到？想到这里，她不禁苦笑了一下。

“秦喻双你要自信啊！”杜明月看着她的眼神，一脸信誓旦旦：“可能现在会孤独，会忧伤，但只要不放弃自己的理想，属于你的月光一定会出来的！”

理想……月光……

“想要见月光，必须要花时间等待啊……”杜明月吁吁直喘，呼，自己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。

“那……没办法，如果现在太忧伤，我就扮成月亮，勉强照亮你一程好了。”杜明月扁扁嘴，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：“要是有人敢在学校欺负你，记得跟我说啊。”他挥挥拳头，语气横横的。

杜明月……你这样子傻透了……

秦喻双愣愣的盯着他看了很久，心头，竟释然了。

终于，昂起头来，朗声大笑，这样洒脱的笑声，好多年不曾有过了……

时间如果定格，一定是这样的一刻。

两个少年傻傻坐在地上，居然笑得那么愉悦。

萤火虫，白月光……

很多年后，秦喻双考到了他市的大学，这个城市不算很大，她卖掉了父亲的老房子，在这里的市郊安下了家。

附近有一所公园，在人工湖畔，也能看到芦苇。

一棵，一棵。稀稀松松。

在这里，她的美术才华迅速得到了导师的赏识，她还遇到了一个安稳的男孩子，他同样有着高高的个子，善良的瞳子，就如同……就如同当年的杜明月一样……

谢谢你，杜明月……

秦喻双常常这样想，她忘不了那个曾经给她莫大安慰的男孩子，忘不了那本画得满满的素描簿，更忘不了那伴着月光和萤火虫的芦苇塘……

其实，她是想回去看看的，回到杜明月那秘境般的芦苇乡，不知那湿润的土地上，是否还残留着那夜两个少年长长的字行：

萤火虫和白月光……

杜明月和秦喻双……

萤火虫和白月光，杜明月和秦喻双，一个是孤单的孩子，一个是心灵的家乡……

The end

From:

山东女子学院 China Shandong Women's University

张玉姣 Yujiao Zhang